老师是什么

管 弢

老同学聚会，一位同学谈到他儿子中学里现在也在尝试 MOOC 的教学方式，也就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中文称“慕课”。

“慕课”起始于2011年秋天，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呈现“未来教育”的曙光。2012年，被《纽约时报》称为“慕课元年”。这两年，“慕”风盛行，从国外到国内，大学里网络视频教学风靡，但没想到在开展基础教育的中学中、在未成年的孩子中也推行了“慕课”。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问题：老师，是什么。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也说出了中国深厚的尊师传统。最近报上曾有过这样一篇报道：一位家长把生了病又无子女抚养的老师接来，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奉养在家，日夜服侍。我想，这位家长代表了许多民众仍然保留的传统心声：老师是“父母”。

现在的教育提倡老师是“朋友”。现代教学理念推翻了“一言堂”的教学模式，提倡“把课堂还给学生”，推崇“互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老师的引导下，互助学习，“体验式”感悟提高。同学和老师的关系亲亲密密，有些不一定告诉父母同学的事却可能会与老师分享，在学生眼里，老师就是“大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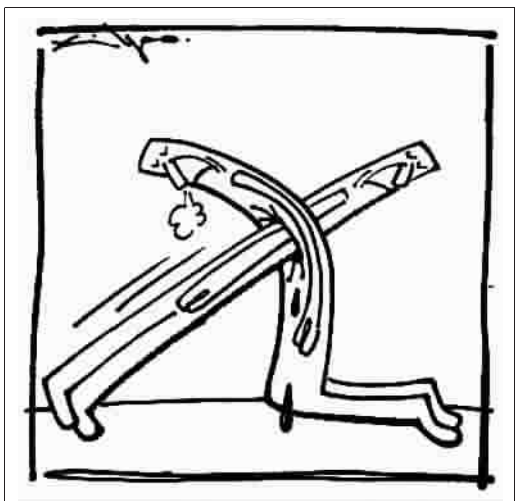
而当“慕课”来临，学生面对的是屏幕，师生之间隔起了一道屏障，师生之间又会是怎样的关系？

当过老师的人都知道，面对几个人和几十个人时，同样的内容，讲课效果也会不同；而一个老师面对一排摄像机讲课时，是否同样还会有如此的激情？好的老师讲课，会根据学生的反馈来调整课堂节奏和进度。“慕课”时代，老师看不到讲课效果，听不到反馈意见，只能按照讲稿宣读，这时的老师是否更像是一位“演员”，按照“脚本”在“演戏”？既然是“演戏”，老师只要负责写好讲课“脚本”，完全可以请俊哥靓女的专业演员来“演”课，可能这样的效果还会更好，因为演员面对摄像机比老师更专业、更具有激情，学生也会更喜欢这些年轻漂亮的“老师”的表演——据说，现在韩国就有用专业演员来“讲课”的。

学校门口，常见放学的孩子奔到家长身边：“妈妈，老师今天表扬我了。”“上课乖不乖？有没有举手回答老师提问呀？”……在“慕课”时代，这样的对话我们可能再也听不到了。

老同学聚会，对过去的校园生活往往百谈不厌，乐于回忆起课堂上发生的种种“故事”，对老师的各种风趣教学津津乐道，对老师的点滴精彩讲评佩服有加……在未来“慕课”时代长大的孩子，他们同学聚会时，是否还会回忆起当初“慕课课堂”的情境？是否还记得“慕课老师”的讲课风采和音容笑貌？鲁迅先生曾回忆日本留学的情况：“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段话，假设发生在“慕课”时代，可能要改写为：“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硬盘里，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慕课”无法完全替代老师上课，“慕课”也无法替代老师与学生间的情感交流。然而，时代在发展，这又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慕课”时代，老师会是什么？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心态不好，你注定将会变成一个弱者。

晒太阳

洪更强

秋天了，下午阳光很好。但病房窗户朝东，感受不到。父亲醒来，扭头看了一会窗外，说我们下去走走吧，我说好。我慢慢地扶他坐了起来，轻轻地帮他披上外衣，穿上袜子和鞋，还带上了床头的小收音机。那时候他走路还可以，还不太需要我搀扶。

穿过住院大楼，就是一片开阔的草坪。一连阴了几天，阳光再出来，竟像夏天似的有些灼热。天也格外蓝。好几天没出门了，父亲不太适应，他停下来，眯起眼睛，四处看了看。院里刚刚割过草，草地上四下散落着草屑，空气里还残留着草的味道。他慢慢地做了几个深呼吸，目光里竟然有了一丝陶醉。

我们在假山附近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坐了下来。前面是一片水塘，荷花早已开败，只有枯叶梗子歪斜在浅水里。对岸有两个半大孩子在捞鱼。我把收音机打开，可是信号很差，父亲说关了吧，这么坐坐，就挺好。于是我们就这么一高一低地在石头上肩并肩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远处的树梢被风吹动，风在这里却仿佛静止，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下来，已经不那么刺眼，身上特别暖和。父亲很满意，说这里很好，以后我们没事多来晒晒太阳。我嗔怪他乱说话，说你肯定会痊愈的，以后出院了谁没事还来晒太阳啊。他歉意地点点头，忙说是啊是啊。

之后我们就安静地看对面的孩子捞鱼。我意外地在池塘里发现了一只螃蟹，小孩拳头大小，在水底敏捷地穿行。为了打破沉默，我夸张地指给父亲看，他也觉得惊奇，饶有兴趣地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我还捡来一根树枝，伸进水里逗弄这个“不速之客”，它且战且退，不一会就消失在淤泥里。父亲望着，有些怅然若失。

不知不觉，太阳下去了，假山的影子压了过来，身上很快就感觉到了凉意。毕竟深秋了。我站起来帮父亲把外衣拢了拢，说我们回去吧，父亲说好。他把胳膊搭在我的肩上，我能感觉到他的体重正变得很轻。

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真希望我们爷儿俩能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史前玉器探本源

徐梦梅

中国有八千年的玉文化史，这是目前学界共同认可的不争事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在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辽宁阜新县查海等地发现了大量史前人类定居生活的村落遗址，并出土了大量玉器。经碳十四测定时间约在距今8200年—7400年之间，被称为兴隆洼文化。窃以为兴隆洼文化玉器不是中国玉文化史的终极源头，似乎还可探本穷源更早的史前玉器。理由有三：

其一，玉文化的萌芽期应是玉石不分的。先民们从生活居住周围的河滩、山谷处就地取材，捡拾一些有美丽色彩和坚硬质地的砾石来制作工具和装饰品，此时玉石材质庞杂，属于“彩石玉器”期。而兴隆洼玉器的材质较单纯，几乎全是透闪石、阳起石的软玉。

其二，兴隆洼玉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已非初级阶段。软玉硬度很大，加工困难，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采用某些软性或硬性材料作切割工具，以解玉砂加水为介质，开料、雕琢、抛光，有的还须打孔。在兴隆洼第135号墓葬出土的一双玉玦，玉晶莹剔透，工艺精湛，单个称重30克，几乎分毫未差，足见加工技艺很成熟。此时手工业应已与农牧业分离，部落里有专门从事雕琢玉石器的工匠。

其三，考古证实在东北地区的大范围内，已有更早玉器发现的案例。1930年末在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畔的布列特和玛利塔两个旧石器晚期（距今24000年左右）遗址中，发现了玉器工艺品。有细条形女神像、璧形饰、三角形饰、长条形坠以及珠子等。其材质有透闪石玉、蛇纹石、方解石和煤岩、片岩等。玉器以饰物居多，有的钻有小孔和锯出细槽。工艺粗犷，极有古拙原始之风。

贝加尔湖周围有着丰富的玉矿资源。如东萨彦岭的基托伊河与乌里克河两处透闪石玉矿、外兴安岭维季姆河的透闪石次生玉矿，此三处玉矿至今仍在开采，并大多输入我国，就是业界称的“俄料”。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两个史前遗址发现的玉器，在极其远古的年代与我国东北地区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尚不得而知。

有个著名玉文化学者十分自信地推断，中国应有一万年以上的用玉史。笔者充满钦佩地表示赞同，并沿其思路展开：一万多少年呢？“以上”的时空实在有点大！1981年在辽东中部海城市小孤山的仙人洞，发现了距今12000年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出土的上万件打制石器中，绝大部分采用脉石英砾石或其他岩石做原料，只有极少数用闪长岩、石英岩的玉石制作，有三件砍斫器的材质竟还是岫岩透闪石玉，佐证此地先民当时对材质的选择并不刻意。

笔者管见：史前玉器的源头是多元的，玉文化发展的进程不尽相同，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既然已知我国史前玉器最早的源头在东北地区，那么比其更早的玉器可能也会在此地区范围被发现。只不过这个预料中的发现，会有某种巧合与偶然。

推测比兴隆洼还更早的史前玉器出现之时，手工业尚未完全独立，玉材多样，琢玉技能虽不高，但必须是磨制的。玉器以装饰品为主，器型小、形制简、风格粗。其或许可追溯到打、磨工艺并存的新旧石器的交替过渡期。中国玉文化史的上限大约有12000年左右。

“反腐重灾区”？

张高炜

近日在报道十八大之后落马“大老虎”最多的地区这一消息时，某电台称山西已成“反腐重灾区”。

打开网络，收听广播，此类说法，时有所闻，时有所见。网民听友似乎亦早已习以为常，不以为怪，然而，稍作揣摩，便会发现，问题严重。

“某某重灾区”作为一个比喻，通常形容有害的、负面的自然或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生命、财物抑或思想、精神方面的损害、祸害程度之严重，用本义，如地震重灾区、埃博拉病毒重灾区等，用比喻义，则如谣言重灾区、邪教重灾区等。从语法的角度说，修饰中心词“重灾区”的定语“某某”，必定是负面的、不好的，“某某”和“重灾区”的语义指向是一致的，即坏的因素导致坏的结果。而“反腐”是民心所向的天大好事，若说成“反腐重灾区”，却是以正为负了！那些传媒大概原本是想说某地“腐败严重”，却说成“反腐重灾区”。正确的表达应是“腐败‘重灾区’”。一字之差，失之千里！

今宵打谜

谢煜明

小吃广场

（四字数学名词）

昨日谜面：苏州荣登榜首（本市餐饮店招）

谜底：吴越人家（注：越，超越）

『大嘴猴』领队

纯 子

金秋时节，我报名参加了赴文莱-巴厘岛的旅行团。出发当日赶到浦东机场集合时，只见一位戴眼镜、剃着非常另类的“大嘴猴”发型的中年人，自称是本团的领队。我的心顿时“咯噔”一下：网上看到对去巴厘岛的领队非议不少，这样一位 fashion 的领队，靠谱吗？

带着不安的心情随团踏上了旅程。“大嘴猴”告诉大家：此次旅行去两个国家，又都是落地签，手续较繁琐，团队中既有八旬老人，又有三岁孩童，请大家互相配合，接着把他在飞机上的座位号告诉了大家，请大家有问题可随时去找他。说完，他发给大家三张表格，拿到表时，我吃了一惊，表中需要填写的内容都已填好。要知道整个团队有30多人，近100张表，他得花多少时间啊！一般领队都是把表格发给大家，说下注意事项，然后请大家自己填写，从没有预先帮游客预先填好表的。我对“大嘴猴”有了些好感。

飞机降落在文莱机场，“大嘴猴”叮嘱大家：“这里语言不通，尽量不要脱团，万一掉队了，我头上的‘大嘴猴’就是标记。”风趣幽默的话语把大家都逗乐了。每到一处景点，“大嘴猴”都如数家珍地为大家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耐心回答大家的询问。遇到潜水、漂流等水上运动时，由于不能带相机及钱物，大家正为不能拍照而遗憾，“大嘴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防水相机挨个为大家拍照留念并及时通过微信发给大家。当大家因着泳装没带钱无法买水解渴时，又是“大嘴猴”变戏法似的为大家买来饮料解渴。“有困难，找大嘴猴”成了团队中的口头禅……

短短几天的旅行结束了，留在我脑海中的除了美不胜收的异国风景外，还有“大嘴猴”那幽默风趣的笑脸和任劳任怨的身影。我相信这道风景也记在了大家的心里。

老少结对有新意

邓为民

灯花

封闭环境内的大多数老人来说，他们更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再热闹点。老人经常与孩子们一起活动，不仅可以排除寂寞，同时也能动手动脑，锻炼身体和大脑思维。另外，老人通过给孩子们讲故事、传授知识与一些技能等，能让老人们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存在感，生活会过得更开心。而老年人保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心理，对安享晚年至关重要。

而对于结对幼儿园的孩子来说，与老人的融洽相处，使他们可以得到除家庭、老师以外的另一份关爱与情感。通过与老人一起做游戏、给老人表演小节目，或是送老人一份小礼物等，孩子们能够更懂事。孝敬长辈不再只是书本上或老师的教导，而是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并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扎下根。同时，增加与老人的互动，也可以使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动手能力变得更强。

可以说，老少结对很有新意，也很有意义。一方面能够提升养老院老人的幸福指数与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对孩子也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教育，可谓『双赢』。因此，在做好安全工作和疾病防控的情况下，老少结对是一个值得借鉴推广的好经验。

非常巧合，在同一天的两份报纸上看到两篇类似的新闻，读后很有感触。

一张老年类报纸报道：奉贤区二十七家养老机构于日前与邻近的幼儿园举行了结对签约仪式，约定双方将在今后开展形式多样的结对互助活动。一份健康类报纸则报道：最近，德国各地纷纷推出一种『一老一小』项目，鼓励幼儿园建在养老院旁边。这样，老人和孩子可以一起做操、做游戏、唱歌、读书和散步等。

一般人认为，老年人好静不好动，其实不然。对于住在养老院相对

看不见的暗流涌动

刘英杰

七夕会 影音方圆

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凝练而真实地体现原著的思想内核和人性拷问。从这个角度评价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的《推拿》，娄烨做得无比完美。他抛开原著中枝蔓琐碎的细节乃至原著平均分布视角的章节排布，将一个盲人按摩中心中男男女女的故事讲述得氤氲克制又高潮迭起。

看见的不一定真实，看不见的才真实存在，是电影中着力甚多力求达到的效果。娄烨作为第六代导演中“冥顽不化”的一位，其艺术坚持与影片中无处不在的执拗息息相关。

《推拿》的电影叙事打破了原著一个人物一个章节的平均分配，以最自然的手法将群戏穿插起来讲述，平铺直叙见功力。说娄烨依靠自虐、自杀、鲜血、肉体构筑画面冲击力是违心的，因为这部电影固然有血腥的画面，但只是为影片节奏和故事情节，就连一闪而过的女性胴体都显得克制无比。对于影片来说，看得见虽然是活色生香，但最具感染力的恰是看不见的暗流涌动。

影片对人物的塑造也显得独具匠心，返璞归真的故事讲述方式让影片有种错位的美感。比如通过非常清晰明了的闪回手法，对小马在失明、自虐、求学过程中建立起的完整性格充分阐述。或许在盲人世界中声音的力量无比重大，影片以纯正的女性画外音不时填补着画面的“留白”，这种声音没有煽情，就是字正腔圆的平静叙述，使得画面中人物充满力量和感染力。

尽管影片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按摩师的故事，但的确可以称得上娄烨最为阳光的故事。从《颐和园》、《苏州河》到《春风沉醉的晚上》，娄烨“虐心”与“灰暗”的标签一度挥之不去，相比而言，《推拿》尽管在某些片段表述上依旧虐心，但已经给了剧中人物以及观众光明的尾巴。复明这一段落，是娄烨对小说改动最大的地方，也给影片抹上一丁点亮色。对于这群已经习惯了黑暗的角色来说，世界永远以亦真亦幻的晦涩面貌存在着，如同电影里灰蒙蒙的南京街道、破败的出租屋，以及时而压抑时而欢乐的按摩房与舞池。娄烨在影片中给予小马的“光明”，恰是给这世界的光明和希望。

夜光杯